

网络文学评论

二目《放开那个女巫》：

两种文明以及奇幻历史代入法

□夏烈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查尔斯·斯诺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两种文化”的问题。他指的是当时在英国社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相峙两派,形同水火。那些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认为,科学家是一群肤浅的乐观主义者,对深邃的人文知之甚少;而科学家们作为回击,认为文学家不过是一群病态的愤世嫉俗者,连初中水平的物理知识都搞不清楚却妄议世界。斯诺说的语境应落实到具体的背景,成因即其历史阶段性中,不必生搬硬套到其他时空一概而论。今天看,不如把它们放到人类文明的不同性格经验与解决方案这样的范畴里去思考,会豁然开朗以至从容得多,能够感觉到人类发展的富有张力的结构性。

关于二目的奇幻种田文《放开那个女巫》,我开始以为也是这样一个意义上的网络小说,将文学想象层面的奇幻叙事传统(包括对女性和女性的尊重)和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科技文化联结在一起,做一场美妙的建功立业的构想,这已经是一种不错的结果,既冲破了奇幻文学中女巫文的新高,也充满了男频科技主义的专业度、爽感,可以说是一个阴阳调和、科技与人文兼济的代表文本。然而,直到读完这部340万文字的高篇,我才意识到评论的主题兴许可以更上层楼。

两种文明的故事编织
及宇宙哲学设想

《放开那个女巫》是作者二目的第一部网络长篇,连载于起点中文网,2019年6月完结,总字数近340万。小说在2016年甫一推出就被读者热议,二目当年登顶起点中文网的“十二天王”,实现了难得的“一书封神”的奇观。

小说写的是地球青年、机械工程师程岩,因加班过劳猝死而穿越重生至中世纪欧洲风格的异世大陆,以四大王国之一的灰堡四王子罗兰·温布顿的身份展开开垦的故事。当地球心智的罗兰在圆形广场的高台铁椅上清醒过来确定了自己是谁的同时,审判的现场也逼迫他迅速地了解到被替代的四王子的记忆区——他的面前那位羸弱肮脏的犯人正是一名女巫(女巫安娜最终成了他的妻子)。小说开篇就这样要言不烦,以情节环境推动背景交代,不仅奠定了穿越即其男主的人设,还有全篇的核心要素“女巫”在第一时间就出了场,告知读者这不但是中世纪文明水准的异世大陆,也是真正有女巫存在的异次元世界。

小说的第一部分即三分之一篇幅稳当地递进着人们对于女巫文的基本心理期待,并且由于他的文笔优异、结构舒徐,大多数读者都会赞叹作者此文的“良心”。如果说,作者不仅仅按套路加文笔的办法在应对读者的期待,而是有什么匠心独运的话,我觉得定然是在作者虽写奇幻、写

女巫,却在小说落笔之前就精心想好了女巫之“魔力”在小说世界里的控制,即一种有限性。这和一般写奇幻、写魔力的网文拉开了距离,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是这类网文随波逐流大用特用巫术魔力的“金手指”拼命开挂以获取爽感,或以扮猪吃老虎的手法炫耀扮酷。然而作者从一开始就限制了这种“大路货”的做法,仿佛对他来说,“有限”的爽才是更有意味的爽;而关键的是,魔力与科技究竟可以怎样合作?乃至于伏笔千里最终一齐指出作者对于二者关系的“哲学性”理解,这些成了小说颇具苦心孤诣的设计,显示了作者自我立意的高度和写文的追求,值得我们敬佩其境界、其用心。

所以,光看小说的前三分之一,依旧可以用“两种文化”——奇幻叙事的文学传统和工业文明的科技知识相融兼济来肯定《放开那个女巫》的一些特点。由四王子罗兰所代表的地球工业文明知识体系及其从中世纪开始奋勇开拓的实践,以及由女巫们所代表的超现实的各自不同的魔力技能,通过小说巧妙的设计,比如女巫们起初被人类王国视为“堕落”与“邪恶”不得不依靠罗兰来庇护拯救,比如罗兰的工业造物必须由女巫的相应种类魔力帮助才能完成,比如每一位女巫的魔力不但各不相同且通过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学习可以获得进化,比如女巫以科研工作者的角色与人类中的知识精英合作方得以不断发明机械、枪炮、航船、火车、高楼、飞机、汽车、电影、核武器……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被理工男的科技思维不断消化控制着,求得了文学和科学在小

说里的内在平衡。

当小说的第二部分突然出现了罗兰的梦境世界后,新的悬念打破了之前工业与魔力共同开疆拓土、统一大陆王国的“种田文”惯性,酝酿着小说中现实世界和梦境世界的崭新关系。读者一方面极其关注这种剧情的转换变化意味着什么,它将提供何种新鲜的答案;另一方面,则担心作者无法自圆其说,甚至有的开始埋怨作者多此一举。作者在这一部分着意于写小说里现实世界内几大文明的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在小说中被命名为“神意之战”,而人所面对的正是魔鬼族群的强势入侵,胜者覆灭对方的文明还可获取“传承碎片”以提升整个族群的文明等级。这一部分,罗兰的梦境世界揭开了现实空间的力量紧迫较量之外的玄妙的“意识界”,换言之,罗兰的意识所形成的梦境世界在神明的意识界中形成了自己的结界,犹如浓汤中的一粒气泡。探究现实世界种族征伐的隐秘,也预示着罗兰对于神明拥有终极挑战的可能。

小说第三部分不得不触及终极(哲学)的领域,作为现实世界的人类领袖和梦境世界的缔造者之一,罗兰理应选择一条跳出神意安排的族群文明间优胜劣汰之零和博弈的路径,作者为此花费了不少脑细胞构画着现实世界、意识界、梦境世界间如何联系并存的解释系统。拔升至此的小说不可能用戏剧化庸俗化的套路来收尾了,却也因为触及哲学、宇宙、文明这样的大命题而有些捉襟见肘。但二目的企图心还是了不起的,当他用宇宙的高度看待小说中的文明体系时,他形成的不再是“两种文化”的相和共济,而是关于“两种文明”的哲学解释及其宇宙观设想。

小说在第一部分讲,“对众多穿越者而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这里,女巫才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时候,重点还在于工业化的魔力、魔力的工业化这么一种开疆拓土、构建工业文明体系的思维。到了第三部分末尾,小说把努力铺垫构架的文明来源作了最终的介绍。原来这个世界的文明,包括魔力、四大文明的“神意之战”等等,皆是曾经存在于此世界中的“十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文明达成了一致协定”,“迁移上亿个星系,把宇宙万分之一的物质聚集在一起,来制造一个人造的引力裂隙。一旦成功,世界的走向将彻底被改变——而这个工程,便是门计划!”当此间世界被引力拉裂出一个细小裂隙后,魔力就被引入世界,代价与意外却是缔造者们也被抹去了,世界的运行依靠一套智能系统及其规则在不断地作新文明的优选。“活着,就是在逆天而行!”异次元世界的人类所坚持的探索创新价值和地球人类的我们何其相似,即便有走向毁灭的危险。所以说,貌似偶然的一切都来自过往文明意志的选择,异次元世

界的魔力文明和罗兰从地球带来的科技文明,在这里都被科学化和哲学化了。

奇幻历史代入法的功能和奇趣

被拔到宇宙流的结尾,是《放开那个女巫》争议最大之所在。一个原因是读者从西方奇幻和“种田文”的期待入手,却没有料到作者收尾那么大、那么高深,以至于不少属于故事和人物层面的可感、好看与细腻之处受到了损失,不少人觉得惋惜。

《放开那个女巫》的一个鲜明的阅读快感就来自于重新演绎人类历史中工业文明到来的诸多细节以及由此形成的蒸蒸日上科技乐观主义。“在热兵器时代,口径就是正义,射程就是自由,威力越大越光荣,炮塔越多越平等”,类似这样的科技至上、科技崇拜和强国理想,通过小说人物的口吻及其精神、行动表达得淋漓尽致。这貌似源自作者的理工男、工业党的思维认知,其实也是人们观察分析历史尤其是200多年人类工业文明快速递进的历程后坚信的一些事实与价值。换言之,如果说现实题材式样的网络小说如《材料帝国》《大国重工》等渗透着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对于叙写工业史、彰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文明和时代精神的一种表达类型,那么,到了《放开那个女巫》以及同类的如《临高启明》《奥术神座》等,则可以认为这种工业与科技思维认知已浸入了玄幻、奇幻类型之中,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科玄合流”,这也是很多男频技术性小说的硬核标识。

在通俗的大众的类型小说中,“述史”其实是一种渊源有自的传统,而“代入”则是与读者构建读写关系的一种共鸣共情的基本能力。于是,当述史(包含知识谱系)与强烈的代入感叙事合二为一时,它们承担着也构成着一种独特的小说与历史关系(方法),我称之为“历史代入法”,像《放开那个女巫》这样的奇幻类型下的知识与历史谱系,则是“奇幻历史代入法”。具体讲,就是作者以某个专业知识谱系的传播普及为目的,通过网络小说、类型小说、通俗小说,构建了一个拟真的“小说—历史(知识)”还原场域,导引着新的读者走入一段过往的相对陌生化的历史(知识)长廊。



■链接

二目,原名陈睿,1985年生于湖南,起点中文网签约作家。建筑工程师,兼职作者。喜欢科学幻想、工业发展史等类型的作品。

《放开那个女巫》是作者二目创作的网络小说,2016年3月29日—2019年6月4日首发于起点中文网,类型为史诗奇幻、二次元,总字数336.7万字。

■第一感受

孩子无辜,母爱无边

□贺绍俊

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抗日战争之苦,这是中华民族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这也是一笔重要的写作资源,从日本军队入侵中国起,中国的作家就开始拿起笔进行书写,由此也产生了不少重要的文学作品。但坦率地说,至今还没有一部以抗日战争为主的小说能够傲然耸立在世界文学之林,可与其他战争文学经典如《永别了,武器》《静静的顿河》《铁皮鼓》等相媲美,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欠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过为什么会存在这一欠缺:“抗日战争一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但也一直是让人们感到难堪的题材,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历经14年,可歌可泣,虽然也留下了不少小说,然而真正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作品几乎没有。检讨我们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为什么不能出现精品力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层的战争叙事中设置了层层铁丝网。”这层层铁丝网包括了意识形态化、固化的英雄主义基调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作家们在书写抗日战争题材作品时显露出明显的突破迹象,作家们已经感觉到铁丝网的束缚,纷纷想出办法来冲破铁丝网,于是丰富的抗日战争文学资源逐渐得到重新开掘。即便如此,当我读到王英的《母爱之殇》时,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我没想到,她能找到一个角度去观照抗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难以磨灭也难以启齿的影响。她就像是匍匐在地上小心地从铁丝网的缝隙中穿过,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她终于触摸到铁丝网外绿草葱葱的新地。

小说的主要内容看似与抗日战争题材无关,而是写外婆的人生经历。外婆就像众多传统的中国女性一样被当成了生育机器,她在30多岁之前就为外公

生了14个孩子。因养不起这么多的孩子,外公一一将他们送人或丢弃。外公的行为无疑对外婆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外公弃外婆而去,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外婆成了一个流落在郊野的疯女人。所幸,另一位男人救了她,并与疯癫的她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读者在阅读中,一定很想知道外婆为什么一直无法从疯癫的状态中走出来,为什么身边有一位那么体贴的男人她还是摆脱不了内心的痛苦,为什么最后竟然要以那样一种残酷的方式自杀死去。作者似乎不想让读者过早地受到心理打击,直到临近尾声才把真相告诉读者:外婆在抗日战争期间被一个日本侵略者强奸,后来怀上了日军战士的孩子并将其生了下来。外婆因为这个孩子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之苦,这才是她一生始终处于疯癫状态的关键。正是这一笔,让我感受到了作者挑战性文学思维的勇气。毫无疑问,在战争环境中,许多不合常理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被侵略者强奸并生下侵略者的后代,这就是一个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现实。中国的抗日战争长达十数年,相信发生这样的事不会稀少,但几乎还没有哪位中国作家敢去触碰这一话题。因为它的确实太敏感,不仅涉及对侵略者的揭露,也涉及对一位母亲心理的把握。二者似乎又很难统一到一个价值判断的体系之中,甚至稍不注意,就会触犯已经形成的对于抗日战争的公共情绪。王英不仅敢于触碰这一话题,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情节。在她看来,这是最令人悲痛的“母爱之殇”。母爱是神圣的,而在现实中母爱也是经常被伤害和凌辱的,而造成母爱之殇。外婆所遭遇的这种母爱之殇,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她本人

也只能默默地承受并无法诉说,她在年近之际仍然要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寻求解脱,就是因为她实在不能承受这巨大的精神压力了。王英不希望外婆将巨大的母爱之殇带进坟墓,她要替外婆发出呼喊,让人们都意识到,抗日战争所带来的母爱之殇是何其残酷。

王英在这部小说里所揭露的“母爱之殇”,无疑为抗日战争书写在原有的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本主题的基础上提供了开拓的角度。其实不仅是抗日战争,战争书写的角度都需要作家进行开拓。几十年前我曾看过一部日本反映二战的电影,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群日本人在战败之际躲进一个山洞里,大家在洞里屏住呼吸,不敢发出半点声响,因为洞外就是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一位母亲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这让众人无比恐慌,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这位母亲。目光里不仅有恐慌,也有愤怒和威胁,母亲在众人目光的压力下,不由自主地捂住了怀里的孩子。孩子的哭声消失了,人们感到安全了,而这位母亲却疯了。我已记不住这个细节出自哪一部电影,但细节被我牢牢记住了,因为它那样地震撼人心,电影艺术家所表现的同样是“母爱之殇”。

真要探讨“母爱之殇”本身,就会发现它太复杂,因为它把看似相互冲突相互悖谬的东西都搅到一个盘子里了。但是,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守望者和形塑者,当人性受到伤害、灵魂陷入迷茫时,作家都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哪怕他们一时还无法引导灵魂走出迷途,但他们的存在就宛若点亮了一盏灯,让人们有了辨识方向的可能性。王英在这部小说里写出了战争状态下一种残酷的“母爱之殇”,如何避免这种“母爱之殇”,如何补救这种“母爱之殇”,最终王英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从她激情充沛的叙述里我们也会获得很多启发。至少,我不会忘记小说中母亲所说的一句话,当母亲得知那个日本孩子刺波纯二还活着时,她喃喃自语道:孩子是无辜的。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母爱是无边的。

■短评

智力的练习

——评柳宏主编的《文本写作教程》 □韩松刚

写作这件事没有捷径可循。如果有人告诉你,凭借一本写作教程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或者一流的写手,那十有八九是遇到了骗子。诗人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灵感于写作固然重要,但文本的形成还是靠日积月累和反复练习。写作不应排斥和拒绝练习,一定程度上,写作就是无休止的“智力”练习和“科学”实验。

当下创意写作如火如荼。我想,既然批评家能够对文本进行细读和分析,那么写作也一定是有规律可依、有技法可教,就像再伟大的音乐也是由基础的乐理来谱就,再宏大的建筑也是建立在科学的结构上。这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一本写作教程虽然不能为写作者直接提供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从而让其轻松地成为一名作家,但至少可以作为写作入门的工具,向写作者施加一种思考的秩序和稳定的模式。而对于写作者来说,“一个人只有学会(自我)欣赏其作品中所具有的审美因素,才会着手致力于作品结构的雅致、主题的提升和形式的完美。”柳宏主编的“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文本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其意义也在于此。

该书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写作是呈现文本的行为”这一新颖的命题。“呈现”即生成“文本”,“故呈现的过程就是文本形塑的过程”。写作需要一种变化中的可塑性,《文本写作教程》就是在无数的写作中,去勘探写作者有意或无意的写作来说,必须克服墨守成规的惰性。《文本写作教程》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摆脱了当下写作课的流行术语和理论框架,重点培养写作者的文本呈现经验和技巧,突出强调写作者的创作能力、文学批评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伊凡·雅布隆斯基认为,当今的写作世界有两个大

洲,绿色大洲是受到小说滋养的“文学”,灰色大洲则是“应用文”,诸如报刊文章、文档、博客、通知之类,是论述的原野、信息的海洋。《文本写作教程》对于文学文本、评论文本、应用文本,都做了具体的展开和实例的分析,在全面性和系统性上几乎做到了极致。在该书中,编者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告诉我们:即使是应用型写作,也应当保持它多样、持续的使用潜力,以及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不仅仅是堆砌事实,并服务于某种社会性的滥用。理想的应用型写作,也应该飘荡着一层思想的尘埃,从而保证它“既不会沉积为泥,也不会钙化僵滞”。文本写作应该是基于文心和本心的写作,文心有思想性的要求,本心有真诚性的制约,于此,写作才会有意义。好的作品就是要教给学习写作者人独特的风格、优雅叙事、发展的情节、鲜明的观点,还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因此,不管是文学写作、评论写作,还是应用写作,我们追求的都是写作的某种“真实”和“自由”。

自由是秩序的产物,失控和失序并不一定带来自由,而往往导致混乱。创作也是如此,缺乏练习,写作也会毫无章法。加拿大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说:“自由不会和训练的匮乏沾边,它只会是训练的产物。你没有行动的自由,除非你学会走路,你没有弹钢琴的自由,除非多加练习。没有人具有言论自由的能力,除非他知道如何运用语言,而此类知识并不是一种天赋:它需要学习和练习。”《文本写作教程·序言》写道:“文本呈现的过程,既包含了表达、修改外在显性行为特征,又包含了写作行为过程中阅读、构思、体验等内在隐性特征。”事实上,文本的魅力还在于其复杂性和矛盾性,而这却是不容易教的。因此,多写之外,更重要的是多读。我们首先要是在阅读之中,勾勒词语和文本的城堡。斯蒂芬·金说:“阅读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能够让写作变得容易上手。”“你读得越多,下笔或者敲键盘时才越不会显得像个傻瓜。”

写作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使写作者感到愉悦,这种愉悦一方面来自写作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来自作品的最后收获。写作千差万别,但却拥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的内核——一种在智力的练习和日常的事物中提炼的普遍性,《文本写作教程》为写作者提供了这样的理论共识。